

风华夫君

佳若飞雪 著

JIA RUO FEI XUE
WORKS

锦绣妻

命定夫君，今生却是牵手无缘，
却原来，命定的姻缘，才是最终错位。
情深几许？爱恋几重？终是抵不过，宿命轮回！

“其实你什么都好。就是不该太在意我了。
我会成为你的负担。”

“我说过，你就是我的劫。”

而我愿意在你这个劫里面，
永远地困住，再也不出来。”

风华决君

佳若飞雪 著

JIA RUO FEI XUE
WORKS

锦绣妻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华夫君锦绣妻 : 全3册/佳若飞雪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772-9

I. ①风… II. ①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236号

书 名 风华夫君锦绣妻
作 者 佳若飞雪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772-9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❶

CONTENTS

第一章	重回十岁	1
第二章	和离再嫁	36
第三章	一晃五年	68
第四章	化解大劫	103
第五章	皇子驾到	137
第六章	首次合作	170
第七章	瞒天过海	202
第八章	任家之祸	222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再回允州	235
第十章	当年真相	287
第十一章	盅毒出现	320
第十二章	初入桃林	353
第十三章	浅夏回京	389
第十四章	疑团重重	418
第十五章	风雨将至	453



目录_下

CONTENTS

第十六章 疯狂报复 481

第十七章 宫中骤变 526

第十八章 皇子之殇 564

第十九章 浅夏有喜 608

第二十章 三生三世 648

第二十一章 终回 685

番外 706

后记 708

第一章 重回十岁

初春的天气，还略有些冷。安平侯府内，已是花红柳绿，春意盎然！

安平侯夫人浅夏正面容平和地坐在妆台前，左手轻轻抚上眉梢，看着铜镜里头映出来的那个容貌姣好的女子，低喃一声：“似乎是有了浅纹，看来，要好好保养了。”

浅夏的声音很温婉，可听起来却给人一种凉凉的感觉，总觉得这个女子太淡定、太沉稳，一点儿也不像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妇人。

特别是她的那一双眸子，看起来明明是明媚如花，但不知为何，给人的感觉却像是一颗明珠，光彩流溢，似是被蒙上了一层灰，好不可惜！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浅夏的眸底闪过一抹了然，同时伴随着一抹极为复杂的颜色，似乎是得意之中还夹杂着一丝畅快。

“夫人，回夫人，不好了！侯爷被刑部的人给带走了。这会儿怕是已经到了刑部了。”

浅夏看了急急过来送消息的三七一眼：“从何处带走的？”

“回夫人，直接从兵部带走的。听说是侯爷涉嫌私通外敌，还找到了书信为证。”三七急急道。

浅夏神色一暗，随即不慌不忙，神色平淡地道：“知道了，带路，我们直接去刑部。”

到了刑部，浅夏才发现安平侯已被直接关押了起来，还未曾审讯。

使了银子，浅夏在丫鬟三七的陪伴下，终于进了刑部大牢。

大牢里并不像是外头所传的那般污秽不堪，许是因安平侯的身份使然，他被安排在了还算是体面一些的牢房里。

浅夏仔细看着这里的一切，并不像是关押平民百姓的地方，而且也嗅不到一丁点儿的霉味儿和血腥味儿。

“看来，你在这里的待遇还不错，倒是害我白白担心了一场。”

看着牢里正负手而立的夫君，衣衫整洁，玉冠仍在，头发更是没有半点散乱，浅夏的声音里似乎是透着一丝遗憾。

“看到我无碍，你似乎是很失望？”徐泽远斜眼看她，对于她的反应显然有些意外。

浅夏却突然笑了，笑得很是妖娆妩媚，仿若三月的牡丹初开，艳丽无双，只是她的唇色似乎有些白。

三七被她给支得远远的，浅夏道：“侯爷对于现在的处境，似乎是一点儿也不担心呢！”

“浅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是不是与你有关？”徐泽远英俊的脸上，强自镇静的神色似是出现了一丝裂痕。

“侯爷现在还能想到妾身的头上，可见侯爷还是十分清醒理智的。不瞒侯爷，妾身前几日的确让人放了些东西在您的书房里。听说，刑部就是因为从您的书房里搜出了叛国的罪证，这才将您拿下狱了？”

看着牢门外那一张明艳到了极致的脸，徐泽远显然是意识到了什么，瞳孔紧缩，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猜测。

“怎么，您是觉得妾身没有这个本事，还是觉得妾身没有这份儿狠毒？”看到徐泽远难以置信的眼神，不知为何，浅夏突然觉得心中一揪，痛得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

徐泽远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许久之后才极为平静地问道：“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徐泽远，你不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太愚蠢了吗？你以为你侵占了我舅舅的产业，我会不知道？你以为你与姜玉娇勾搭成奸，我也不知情？徐泽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浅夏的情绪似是有些失控，“徐泽远，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你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是你没有想到，我竟会得知了这一切吧？我问你，我的孩子是如何没的？是你与姜玉娇那个贱人一起算计的，是不是？你们是嫌我和孩子碍着你们的路了，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害了我的孩儿，再要对付我，是不是？”

看着浅夏的表情越发阴狠起来，徐泽远蹙眉道：“浅夏，我若说我没有做过，你可信？”

“不信！”毫无思索的余地，她一口否决。

“浅夏，我有样东西，就放在你寝室的妆台最中间的那个抽屉，在一个小红木匣子里。回去后，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徐泽远沉稳有力地说完这一切后，便轻轻阖了眼，似是累极了。他再睁开眼时，眸中已是一片清明。

若是浅夏注意看，定然会发现他眸底的一丝心痛。只是她此时仍然沉醉在自己的伤痛之中，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十恶不赦”之人。

徐泽远眼底再度闪过一抹失望，坐去里头那张硬木床上，一动不动。

浅夏蒙蒙地回了安平侯府，她成功了，眼看她就要为自己的儿子报了仇，可为何她却感觉不到一丁点儿的快感呢？她不是应该高兴，不是应该得意吗？

可为何自己却只感觉到了一抹心疼呢？

跌跌撞撞地回了寝室，浅夏呆坐在软榻上，许久之后才想起徐泽远说留了东西在这里。

浅夏身形有些踉跄，来到妆台前，伸出一一直不停发抖的手，找到了他口中说的那个小红匣子。

浅夏打开匣子，里面竟是叠得好好的一沓纸。上面除了黑色的墨迹，竟还有红色的手印儿！

颤着手，她将那些纸笺打开，刚劲有力的字迹跃然于纸上。

不知过了多久，浅夏原本明艳的一张小脸儿已是惨无血色！一双慧眸已是呆滞无波！

“怎么会、怎么会是这样？”浅夏颤着身子，再次手足无措地将那些东西翻看了一遍，整个身子一软，瘫坐在地。

“是、是母亲？是佳宁？竟、竟还有父亲？不！不会的！怎么可能？！”

浅夏无法相信眼前这个证据确凿的事实！不是继母的声声怀疑，也不是继妹的句句含糊不清！是货真价实的证词！

继母告诉她：“小夏呀，我听说，你舅舅的产业竟被安平侯府给收入囊中了，这是怎么回事？”

继妹告诉她：“姐姐，我、我说了你可千万别生气，我今日看到姐夫和姜家的小姐亲昵得很，言词间，似是还提及了我的那个已经夭折的小外甥。而且，还听说要娶她为平妻呢！”

继母和继妹的话，一声声、一句句在她耳边回响着！

以往听起来无比亲切的声音，此时却感觉无比冰冷刺骨！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在她的心上一刀接一刀剜着，顷刻间已是血肉模糊，痛至骨髓！

“不！”浅夏痛苦地抱紧自己的头，拼命地摇晃着，似乎只有这么做，才能将心口上的痛减少一分。

她以为是徐泽远侵占了舅舅的财产，以为是徐泽远亲手害了自己的孩儿，她才

这般费尽心思将自己的夫君送入牢狱，以为自己处事聪明，最终胜出一筹。哪知事实上自己才是那个最蠢，且被人利用得最彻底的一个！

无论浅夏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证词就在这儿摆着，而夫君已被她给送进了刑部大牢！

浅夏此时当真是悔不当初！

为何自己不肯直接挑明了问他呢？为何自己要轻信那对无耻的母女呢？为何自己要听信那个根本对自己毫无父女情分的渣爹的话呢？

浅夏再后悔，也是回不到当初了！

怎么办？如今铸下大错，一切可还有挽回的余地？

十日后，徐泽远被无罪开释，皇上不仅不怪罪他，还赏赐了他大批金银，以作安抚。

徐泽远一出大牢，前来迎接他的却是身着一身孝衣的管家。

“禀侯爷，夫人殁了！”

徐泽远一个踉跄，只觉眼前一黑，一头栽了过去。

他再醒来时，人已在安平侯府了。

“老爷，这是夫人留给您的信。”

徐泽远一言不发，其实不必看，此时他大概已经猜到了经过。想必是她看到了那些证据，觉得无颜再见自己才会做了傻事。

跪在门口的三七将事情一一详叙了一遍，徐泽远，这个在被人扣上了叛国罪时，都未曾露出一分胆怯的硬汉，竟失声痛哭了起来！

“浅夏，你怎么这样傻？为何要这么做？”

原来，浅夏得知一切是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以及继妹的阴谋，竟一怒之下，急火攻心，吐了血。再后来，她四处奔走，终于指出了那些书信上的印鉴的伪造痕迹，如此才让刑部认定他是被人陷害的。

而浅夏则在他出狱的一个时辰前，竟自那九华山上一跃而下，从此与他天人永隔。

“夫人说她对不起您，也得知了当年卢府夫人过世的真相，一怒之下便趁着昨日回府小聚之时，给他们下了毒。今早夫人得到卢家几位主子全部中毒身亡的消息后，便直接去了九华山。”三七抹了一把泪，“夫人在山顶给前卢夫人烧了些纸钱，又给小公子烧了几件儿小衣裳，听到您无罪开释的消息后，便直接跳崖了。”

徐泽远哭得肝肠寸断：“浅夏！浅夏！！”

突然，一口鲜血自喉间喷出，血染了纯白色的锦袍，像极了一幅红梅浴雪图，明艳、冷傲、孤独。

三年后，九华山上。

夜色如墨，慧觉大师带人冲上山顶的时候，竟发现那九转轮回阵已被一青袍男子启动，那大阵的外侧，已开始飞沙走石，气息诡异。

“你这孩子，你是疯了不成？即便你能扭转时空，又能如何？一个已死之人，魂魄却久久不能归入地府，可见其怨念之深。即便时空逆转，她一个有着两世记忆之人，你就不怕她将这世间的一切打乱？”

“乱就乱，反正没了她，这世间也是了无生趣。”

“你！”

慧觉大师正要再想法制止之时，却见异象突生，天上竟意外出现了九星连珠的奇观。而就在此时，众人只觉一道白光闪过，直直射入了那九转轮回大阵之中！

命运，就在这一刻发生了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改变。

允州城是紫夜国一座不大不小的城池，这里虽算不上山清水秀，但也算不上穷山恶水。卢少华便是这允州府的少尹，官拜从四品下。

此时，少尹府里正热闹非凡。

刚刚从床上起来的浅夏，冷眼瞧着凝香院里的这通折腾，紧抿一下唇，站去廊下，一步不动。

这一幕，她怎么可能忘记？

卢浅笑，府上姨娘靳氏所出的一名庶女，因与自己发生口角，推了自己一把后，她竟自己不小心从台阶儿上掉了下去，便成了自己这个嫡姐欺负庶妹了！

她犹记得当年自己百般争辩，却无人肯信。最终，自己不仅被罚去跪祠堂，还连累了母亲，母亲手中的管家权，由此便落入了这个靳氏的手上。

自那以后，母亲便一病不起，再后来，不过是短短几个月，便撒手人寰了。

重生后的浅夏，自然知道这一切的真相。

父亲当年不过一落魄书生，后来娶了自幼定亲的母亲，也就是京城富商云家嫡女，这才有了帮衬，逐步赶考，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可是，随着官位越做越高，父亲如今已瞧不上商户出身的母亲了。

父亲原本有意将靳氏扶正，好歹她有个有着五品官职的哥哥。可哪知母亲刚死，京城就传来消息，云家被赐封为皇商，舅舅也被皇上封了一个从三品上的文散官，银青光禄大夫的闲职。

虽是闲职，可品级在那儿摆着，更重要的是，这皇商与商之间虽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父亲当年不过是想将舅舅家的产业一步一步挪到自己名下，才娶了母亲的庶

妹，也就是自己那位好姨母为继室！果然是好手段！

十岁的浅夏就站在那里，微风习习，虽是初春，可天气仍有些冷。她身后的小丫头三七，将一件儿大氅给她披上，浅夏的眼睛这才轻轻眨了眨。

“三七，你快去将那只琉璃盏拿过来，别让别人瞧见。”

“是，小姐。”

浅夏微垂一下眼睑，眸底漾出一缕笑，浅浅淡淡、清清冷冷的。

三七一路小跑回来，将那琉璃盏送到小姐手上，就见老爷大步从屋内出来，一脸狠鸷地瞪着小姐。

“你就是这样做姐姐的？你看看你妹妹现在伤得连路也走不了了，你高兴了？你这个逆女，简直就是心狠手辣！她是你妹妹，你怎忍心将她给推下去？”

还真是偏心呢！

浅夏抬头仰视着自己的父亲，脸上却挂着浅浅的笑。

因为她逆着光而立，所以，那有些白的阳光洒在她身上，竟让人觉得她整个人从里到外，透出来的都是让人无法拒绝和忽视的温暖气息。几乎让人出于本能地以为，这样一个温暖阳光的女孩子，怎会做出出手伤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而同一时刻，老夫人在云氏的搀扶下出来了。

老夫人虽然知道自己这个儿媳的出身不高，可是进府多年，一直规规矩矩，再加上她是跟儿子一起守过孝的，自然是不能休弃的。既然如此，倒不如好好对待云氏，至少，她娘家有银子。

老夫人在屋里自然听到了儿子对孙女儿的斥责，本以为一出来便会看到孙女哭哭啼啼的可怜样子，可是没想到，看到的反倒是这样一幕，一时竟有些恍惚了。

云氏心里头担心，可她不能说什么，女子出嫁从夫，以夫为天，这是她从小便受到的教导。

“浅夏，你还不认错？你堂堂嫡女，竟对庶妹如此狠毒，还不快快进去给你妹妹磕头赔罪？”说完，老爷狠狠瞪了云氏一眼，“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浅夏听了，心里却是觉得既悲凉，又好笑！难道前世的那一幕，还要重新再来一遍吗？

前世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吩咐，让他将怒气全部撒向自己的母亲，这一世，自己还能容忍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吗？

老夫人听了这话，紧了一下眉，当着这满院子下人的面儿，竟让一个嫡出的小姐去给一个庶妹磕头赔罪？她的这个儿子，莫不是魔怔了？

再低头一瞧，浅夏的手上正捧着一只不过半尺高的琉璃灯盏。

三七看了自家小姐的委屈模样一眼，直接上前给老夫人跪下，道：“还请老夫人明鉴！明明是二小姐为了抢大小姐手中的琉璃盏，才会自己摔下去，还连累大小

姐也跟着摔了一跤。大小姐为了护住这只琉璃盏，自己的腿也磕破了呢！”

卢少华听了没反应过来，他向来偏疼二女儿，下意识地觉得是三七在说谎，二女儿向来温婉懂事，怎会做这种事？

而老夫人一愣，脸色随即阴沉下来。

浅夏的头微微低下，长长的睫毛将其眸中大部分的光华遮住，道：“回祖母，一切都是孙女儿的不是，如果孙女儿将这琉璃盏让于妹妹，或许她就不会动手和我抢了。都是孙女儿不好，如果不是因为担心自己不能完好地将此物送到祖母手上，也就不会让妹妹着急了。”

浅夏说完，头又低了一下，两只手局促不安地在那琉璃盏上摩挲着，很明显，是小孩子畏惧的表现！

卢少华听出了有些不对劲，目光落在浅夏手中的琉璃盏上。

她手中的琉璃盏看起来较为通透，一看便知是琉璃中的上品，加上做工精美细致，卢浅笑会看上这样东西，自然是有可能的！

卢少华清了清喉咙，又道：“你是嫡姐，既然妹妹喜欢，你直接送与她就是了。何必要为了一样东西争执不下？”

一旁的老夫人听了则不乐意了，难道儿子刚刚没有听到浅夏说这是要交到自己手上的？还是说，在这个儿子的眼里头，就只有靳氏和那个庶女，压根儿就没有自己这个老太婆？

“你这是什么话？浅笑身为庶女，竟敢肖想起嫡姐的东西来，这说了出去，简直就是丢人现眼！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允州城的少尹，若是让人说你堂堂少尹，竟偏宠庶女，岂不是让人笑话？”

卢少华脸色微窘，可是对于母亲的指责，他也无从反驳。

而屋里的卢浅笑听着他们的对话，自然早就坐不住了，直接让靳氏的一名丫鬟扶着出来了。

“父亲，女儿没有！姐姐，你为什么要说谎骗人？我只是与你在亭子里好好地说着话，明明是你眼红了父亲赏给我的簪子，才动手推我的，你怎么能颠倒黑白？”说着，卢浅笑还不忘脚上的伤，吃痛地皱了皱小脸儿。

这副模样，自然是让本就偏宠她的卢少华心疼的。

“大小姐，您若是想要这簪子，直说便是了。横竖您是正经的嫡小姐，是府上的小主子，莫说是支簪子了，便是您将浅笑的所有首饰都拿去，浅笑也不敢多说半句。只是这支簪子是老爷赏的，她一时舍不得，也是正常，您怎么能？”

靳氏惯会这等手段，浅夏看了，只是抿唇一笑，抬起头来，面上已是一片苦涩。

“靳姨娘，你这是什么话？你这般护着二妹妹，当时的情景你可瞧见了？我说

是她为了与我争夺琉璃盏，母亲都未曾说一句，只因当时母亲并未在场，所以不好多说。可是靳姨娘却能说得这般形象生动，好似你亲见了一般！当时你明明在书房侍奉父亲写字，我竟不知，靳姨娘还有这等分身之术？”

靳氏原本哭得凄婉可怜，如今听到浅夏三言两语就拆穿了她的本意，一时，那模样儿僵在了脸上，好生古怪！

卢少华本已被靳氏母女给说动了，可是听浅夏如此一说，心下顿时清明了起来！

老夫人冷哼一声道：“靳氏，事情没问清楚，你就敢直接污蔑嫡小姐，你倒是好大的胆子！”

靳氏一听，知道老夫人这是动怒了，吓得跪在地上，可是一张娇柔的小脸儿，却泪迹斑斑地看向了老爷。

卢少华一瞧她哭得这梨花带雨的模样儿，自然是心疼的，可是当着老夫人和满院子下人的面儿，自然不能做得太过。

“母亲，您别动怒。”云氏说着，又吩咐下人道，“快去给老夫人搬个软凳过来，再给老夫人备盏茶。”

看到儿媳如此重视自己，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让下人多照顾着，老夫人对云氏更是高看一眼。

“来人，既然两位小姐各执一词，就将当时伺候的丫鬟、婆子叫来，当面问个清楚。”

“是，老夫人。”

卢浅笑听了，得意地看了浅夏一眼。那眸中的挑衅，浅夏自然不会错过，看来，她是早有准备了。

再瞧靳氏，面上虽是恭谨小心，可是眼底也不乏喜色，似已看到自己冲着她们母女认错的情景。

浅夏知道，这一次，她们母女是铁了心要给自己扣上一个欺侮庶妹的罪名！

面对父亲的偏袒，这对母女的狡诈，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向母亲发难的老夫人，自己这日子还真是精彩呢！

浅夏没有想多久，原本在园子里的人都叫了过来，不仅是她们过来了，就连柳姨娘和三小姐卢浅柔也一道过来了。

“回老夫人，奴婢当时就在园子里修剪枝叶，亲眼看见大小姐将二小姐推了下去。”

“你都听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浅夏，枉你身为嫡女，竟会做出这等不要脸面的事，还不给我跪下！”卢少华咆哮道。

浅夏眸底隐过一抹冰冷，面上却笑得越发温暖无辜：“父亲，这里这么多仆

人，您为何只听一人之言，就定了女儿的罪？女儿知道您向来不喜欢我，什么好东西也都是紧着这位二妹妹，女儿毫无怨言。可是这个琉璃灯盏，若不是因我先前曾许诺过要呈给祖母，好放在她的小佛堂里头供奉，您以为我会宁愿抱着财，也要被一个庶妹妹欺负？”

这番话，说得有些过激！

可是老夫人看到了浅夏眸底的痛意，知道这孩子是被少华给伤了心了，略一蹙眉道：“你说。”

被指到的一名婆子连忙磕了个头，道：“回老夫人，当时奴婢离得远，不过隐约听到大小姐说，这不是能让给二小姐的，再然后，就看到她们二人起了争执。奴婢没有看到是谁推的谁，当时二小姐从亭子上头跌了下来，大小姐则是倒在了亭子里的地面上，手上似乎还护着一样东西。只因隔得远，奴婢没看清到底是何物。”

老夫人一听，就觉得额角一突，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自然就是浅笑要去抢浅夏的琉璃盏，可是浅夏不肯给，这才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卢少华听了，心口只觉堵得慌，问道：“你们还有谁看见了？都给老爷站出来说明清楚了。”

浅夏唇角一勾，瞧瞧，多么偏心的父亲呢！向着卢浅笑说话的，他都信了，向着自己说话的，却一个字也不肯信！当真是父亲中的极品，还真让人寒心呢！

就在卢少华隐隐觉出不对，想要不了了之时，没想到三女儿卢浅柔却站了出来。

“回祖母，当时孙女儿也在园子里，我看得很清楚，是大姐姐先摔倒的。我当时一瞧大姐姐摔倒了，便急忙往亭子里跑。紧接着，便是二姐姐也摔了下来。我后来过去的时候，大姐姐手上正护着这只灯盏，当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何物，还说大姐姐不该为了一样儿死物，就伤了自己。”

卢浅柔的话无异于当头给了卢少华和靳氏一人一棒！

卢浅笑气急，指着卢浅柔骂道：“你胡说！你这个小贱人，你到底是从何处听说的这些？根本就是胡言乱语！说！她到底是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竟这样向着她说说话？”

“放肆！”老夫人这回是真怒了，“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便是她们什么也不说，就单看看你这番刁蛮跋扈的样子，也知道是你有错在先！那是你妹妹，竟出口便骂，这还当着我们这些长辈的面儿呢！你简直就是一点儿礼数也没有！”

老夫人这一骂，靳氏自然又跪下了。

而卢少华觉得脸上滚烫滚烫的，他虽然疼爱二女儿，但也不代表他就是个糊涂人，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若是再听不出来大女儿是被冤枉的，他的官儿也就算是白做了！

“母亲，浅笑虽然做错了事，可是如今她的脚也伤到了，也算是受到了惩罚，您看？”

浅夏听了，眸底微寒，这会儿知道她做错事了？这样大的过错，竟想如此轻易揭过去？那也得看看老夫人同不同意了！

“回祖母，既然二妹妹知道错了，您就饶了她这一回吧。所幸这琉璃灯盏完好无损。至于对嫡姐不敬的行为，也就罢了，孙女儿不计较。祖母您也就消消气吧。”浅夏道。

靳氏的脸色难看起来，暗暗瞪了浅夏一眼——她表面上是求情，可是字字句句都在提醒着老夫人，浅笑犯下了不敬嫡姐，甚至是动手忤逆嫡姐的大错，而且还敢肖想奉送给老夫人的宝贝，老夫人如何肯轻饶浅笑？

果然，老夫人脸色一沉，道：“浅夏，你是嫡长女，能有这份儿气度，我这个做祖母的也高兴。只是，浅笑到底是犯了大错，若不严惩，岂不是纵容她再犯？”

“浅笑忤逆嫡姐，嚣张跋扈，自今日起，禁足一个月，抄写《女诫》百遍。至于先前跟在她身边的丫头，一个个都是只知道挑拨的，每人打二十板子，直接发卖了吧。”

对浅笑的处置一出来，她的脸就白了，刚要再争辩一二，衣角却被一旁跪着的靳氏给拉了拉。无奈，她只得瞪了浅夏一眼，极不甘心地接受了。

出了凝香院，卢浅柔快步跟上来。浅夏抿唇一笑，这个庶妹，与卢浅笑同年，却比她要可爱得多了！

“明日你到锦院来找我一起学琴便是。”

“多谢大姐姐，那我先走了。”卢浅柔一脸欣喜，对于一个庶女来说，能有机会跟着名师习琴可是委实难得的。若非如此，平日里自顾不暇的她，如何会在关键时刻肯帮着这位大姐姐说话呢？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浅夏微挑挑眉，果然都是想着出人头地呢！

回到锦院，云氏满是担忧地看了浅夏腿上的伤，心疼得掉了泪。

“今日你祖母，不过是看着你手上的琉璃灯盏罢了，不然，你以为她会向着你说话？”

看来，母亲将这卢府上下倒是看了个通透，只是，不知道母亲对于那个极品的父亲，还有着几分感情？浅夏让三七将下人们都遣了出去，然后才道：“母亲，这些年您的嫁妆，可都是用得差不多了？”

云氏一愣，女儿怎么摔了一下，就想起问这个来了？

“母亲，今日父亲这般待我，我已是心寒如冰。我是他亲生的骨肉，他待我尚且如此，而母亲的处境，怕是比我更为难堪吧？”